

作家研究

杜布羅夫斯基等著 周行譯

新文藝出版社

作 家 研 究

杜布羅夫斯基等著

周 行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九五三·上 海

文藝理論
作 家 研 究

原 著 者 杜布羅夫斯基等
翻 譯 者 周 行

*
* *

有 版 權

1952年9月第一版上海印0001—7000冊

1953年1月第二版上海印7001—12000冊

書號 (324) [1132] 定價 半 6.500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華文印刷局承印

*
* *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目次

新時代底先驅——葛里波葉多夫（杜布羅夫斯基作）	一
伯林斯基勝利了（斯達察可夫作）	八
偉大的俄國學者與批評家（博戈斯洛夫斯基作）	三
車爾尼雪夫斯基（羅斯托夫作）	三
關於珂丘賓斯基（查斯拉夫斯基作）	六
奧塞蒂亞民族詩人——赫達居洛夫（穆居耶夫作）	七
*	
回憶雨果（羅曼·羅蘭作）	八
我與高爾基（塞爾格耶夫——曾斯基作）	二

論「戰爭與和平」(葛茲作)	一五
關於「戰爭與和平」的寫作(伏爾科夫作)	一六
附：托爾斯泰底故鄉——雅斯納亞·波里亞那(閔德林作)	一七
後記	一八

新時代底先驅——葛里波葉多夫

他再也沒有什麼好做了，

他底死是瞬間事，死得美麗。

他已經完成了他底工作，因為，

他已寫出了「聰明誤」。

——普希金

一八二八年三月十四日，聖彼得堡北方之蜂報底一個通告，給首都底居民和整個俄羅斯帝國帶來了一個好消息。這消息是：對波斯的戰爭是結束了，敵人已完全投降，答應着付一筆巨大的戰費。

「關於這一件大事的消息與和約底底本，」該報宣稱道，「今天已由國家外交專門委員會顧問葛里波葉多夫，從駐波斯的俄軍統帥部帶到這裏來了」。

爲了慶祝這個勝利，聖彼得堡的保羅要塞鳴了砲作特別的祝賀。外交顧問葛里波葉多夫，則由皇帝尼古拉一世以相當儀式予以接待，被授了勳，並稱讚有加。

跟着，葛里波葉多夫便被委任爲俄羅斯駐波斯的特任全權使節。葛里波葉多夫所最害怕的事情終於要成爲事實了。因爲這並不僅僅是一種流刑，不僅是那種加於他底朋輩，那些具有革命精神，被尼古拉一世判決在西伯利亞做苦役的軍官身上的懲罰。不，這其實是一個死刑底宣判。最後的和無可爭論的。

在那時候，爲了對付那些沙皇所要清除的「不穩」分子，各種各樣的方法都用到了：普希金，在宮廷羣小所計劃好的一場決鬥中被殺了；作家察大耶夫被宣稱爲瘋狂，歌頌自由的詩人波列查耶夫，被挑選進軍隊中去；而別的一些人，則乾脆給絞死了。葛里波葉多夫呢，被遣送到波斯去了，那時候的波斯，由於對沙俄的殖民官的民族憎恨，正鬧得滿城風雨。

不到一年，葛里波葉多夫，一個偉大的詩人，聰明誤（“Vit Works Voe”）底作者，一個如俄國著名的批評家所謂賦有「生動的，光芒四射，清新有力的天才」的人，在德黑蘭爲狂暴的羣衆所弄死了。

這樣，沙皇政府便向這位作家算清一筆舊賬了。然而葛里波葉多夫底作品卻不因爲人亡而失傳，不管怎樣也還是流傳下來。儘管檢查網直到一八三一年還是禁止聰明誤底出版，這本喜劇卻以一萬五千本手抄本，廣泛地流傳於讀者層之間。劇本是被禁止了，但它底巧妙的譬喻很快就溜進了口頭的俄語之中，而且成爲不朽的東西了。

「聰明誤呢，」俄國名作家岡察洛夫寫道，「正像一個百歲老人，他底同輩都壽終正寢了，但他卻老當益壯的在老人底墳墓與新生代底搖籃之間走來走去」。

葛里波葉多夫底偉大的作品之所以首先而且永遠博得不朽的聲名，乃由於它對於最崇高的人類感情作了熱情而高尚的伸訴，乃由於它對於資產階級社會底一切可恥的罪惡作了反抗的吶喊——而資產階級社會，就是一個奴役、腐化、頑固、勢利婚姻，野獸般的利己與貪婪底社會。

像莎士比亞底哈姆雷特，拜倫底柴爾德·哈羅德和歌德底維特一樣，像所有世界的偉大古典作品底主人公一樣，葛里波葉多夫底察茨基 (Chatsky) 是要求擁護人類

的尊嚴、自由與高貴的。

察茨基徒然去找尋字面上最真實最偉大的意義的「人」。在那時候的「上流」社會中，像聰明誤裏面那麼光輝地活現於法穆索夫們、斯加羅淑勃們、雷佩蒂洛夫們、查果列茨基們、莫察林們和克勤斯托夫們身上似的，察茨基這個理想主義者就像一個俄國作家所稱述過，只是「一副紙牌中的第五十三張」。

像葛里波葉多夫本人一樣，察茨基正是一個新時代底先驅，未來的進步與文明底報知者。命運安插好了他們——葛里波葉多夫和察茨基——在兩個世紀（十八與十九）之間的中程，那時候，俄羅斯正好從她底一個世紀長的封建的酣睡中醒覺過來。所以，葛里波葉多夫和他底複本察茨基之發覺自己為那些緊扼着現在的過去底幽靈所包圍，是不足為奇的，而他們之發覺自己處在——

「追逐你的一羣人之中，

那是一些友情虛偽，長懷怨恨的朋友，

是一些不能和解的造謠家，

裝作聰明的笨貨，駝背的傻瓜，

老處女，每一個壞蛋，

和那些爲一些傻事喋喋不休的老頭——」

也是不足爲奇的。

但那時代進步的人們卻讚揚察茨基，請他作爲他們底喉舌，他們底熱望底表達者。而察茨基就一直活到了現在。

*

聰明誤在俄國舞台上演出差不多已有一百年，然而它到今天還像第一次演出時一樣是一個新鮮活潑的喜劇。但主張「學問是一種瘟疫，要求把所有的書收集起來燒掉」的法穆索夫們，以爲高級副官們就是青年人底理想的導師的好勇鬪狠的斯加羅淑勃們，以及像莫察林似的阿諛者，他底格言就是：

「取悅於每一個週遭的人——」

我所住的房子底主人，

那官長因爲他能給與一官半職——

還有他底每天早上給他擦靴子的僕人

守門的關人——誰都要費心去說項，

以及那關人底狗，爲了看不到他狂吠。」

所有這些人們底原型，卻早就在他們底墳墓中爛掉了。

到今天，聰明誤劇中可笑而又可憐的幽靈，是打動着千萬萬蘇聯戲劇觀衆底靈魂的。年復一年，葛里波葉多夫底喜劇在蘇聯的百數十個劇場中演出。去年光是在莫斯科，這個劇本就有了三個新的上演：在莫斯科藝術劇場的，在馬利劇場的和在中央少年劇場的。

說及古代希臘的喜劇的時候，馬克思曾經說過，「每一個民族都帶笑跟它底過去告別」。而蘇聯觀衆們就在莫斯科對已經永遠消逝的法穆索夫們縱情大笑。慶幸的是，這一切都是屬於過去的了！

激勵起人類的本性與熱望去直接反對聰明誤裏面的反角底，現在蘇聯底社會制度，早已破壞了這一類人物所由產生的地盤。這個新的社會秩序，是容忍不了葛里波葉多夫底主人公們所獨有的特性的。

然而像母斑一樣，這些特點在或種程度上仍然可以碰到。事實上，我們在與官僚主義搏鬥着，這就是說還有人信服着法穆索夫底想頭：「簽了字就算數！」脅肩諂笑與搖尾乞憐，這些資本主義底殘留物，依然是可以找得到的。

這表明了，當葛里波葉多夫嘲笑那些典型的人物的時候，就通過它們，拿刺人的諷諷對準人們所共有的弱點。這就是爲什麼葛里波葉多夫底諷刺，像莎士比亞，莫里哀和阿里斯托芬底諷刺一樣，超越過時代底限界。

但吸引蘇聯觀衆去看葛里波葉多夫底喜劇的，卻是這劇本中由察茨基體現了的正的一面。因爲蘇聯觀衆們恨察茨基本人所痛恨過的一切，和珍視他所提倡着的理想。蘇聯觀衆們深深同感於察茨基底激烈的演說——他反對那些非人的剝削者，那些以他們底農奴交換獵犬，以奴僕底痛苦爲代價而藉「宴會狂歡」度日，並且殘酷地蹂躪每一個進步底表現的貴族。察茨基反對他那時候「上流」社會底偽善與退步的勇敢的爆發，一定會在一切進步的人們中引起一個動人的反響的，特別是在蘇聯人民中，爲的是他們正在建立一種以新的社會的和精神的（道德的）原理爲基礎的新生活。

杜布羅夫斯基

伯林斯基勝利了

—

彼得保羅要塞司令斯可倍列夫將軍，一個典獄和文人（他爲亞歷山得林斯基戲院寫過一些愛國的劇本，還喜歡在舞台上露面以承領觀衆底喝采），在維沙里安·伯林斯基（1811—1838）逝世之前不久會到了後者，帶着一種父親般的慈愛對他說道：

「你不久就要來看我們吧？我們已經給你準備好一間精緻而溫暖的地下室啦……」

伯林斯基底剩餘的日子已經少得可數了。

在鄰近阿尼契可夫橋的風坦加河畔的他底家裏庭園中，坐在一株柔弱的樹下，他

用他底病肺底殘餘，呼吸那在他是致命的彼得堡的春天的空氣。在這麼一天，好像是作爲與斯可倍列夫將軍會面的一個提示，就來了一個留着鬍子的憲兵，帶着一張要把將死的伯林斯基帶到第三科去的傳票。

過了幾星期，朋友們便運送伯林斯基底遺體到伏爾柯夫墳場去了。

許多年之後，杜斯退也夫斯基在他底一個作家底日記裏面說，如果伯林斯基活得長久一些的話，那他就會以流亡異國終其身（「倘若他終於不免流亡了」），而且也會「以小小的狂喜的衰老之身，而抱有他從前熱愛的信仰，毫不遲疑，從這一個會議到那一個會議地在德國或瑞士底什麼地方流浪的吧」。

杜斯退也夫斯基關於伯林斯基的回憶，是滲透了露骨的諷刺的。然而讀過了窮人，祝福那極其驕傲和猜疑的杜斯退也夫斯基底第一個孩子（即指他底出世作窮人——譯者）的不是別人，正是伯林斯基。抓着他底陷落的患肺病的胸膛，一雙眼睛狂熱地閃耀着，伯林斯基詢問這個青年作者了：

「你自己可知道你寫出了一些什麼嗎？」

於是在一番急激的言辭中，披露出了窮人底人道的意義。

但杜斯退也夫斯基是一個例外嗎？像岡察洛夫，當他帶着一種可怕的激動把他底平常的故事送給伯林斯基批評的時候，不是也從這位大批評家聽到熱情地鼓勵的言辭和關於他底才能的一個精確的總括的指出（這卽在今天也還是不失爲真確的）嗎？然而岡察洛夫雖然承認伯林斯基底天才，也還是常常露出他對於這位批評家的輕視的態度。他曾經帶着善意的微笑，敘述他跟伯林斯基的一次談話。話題轉到共產主義上面了。當伯林斯基帶着一種沉思的真誠說，如果他有千百萬家財的話，他將毫不思索的爲共產主義的事業而全部拋棄它的時候，岡察洛夫便以那種俗物的常識來諷刺地發問：

「這也許是有趣的，如果問他，這千百萬財產將給與誰呢……當『公社』這個詞兒對許多人還是一個陌生的名詞的時候。然而，如果他真的有了千百萬財產，而又有好人送的話，他是準備送掉，而且也許會這樣幹了的吧」。

而顯赫的屠格涅夫，他底最初的勞績是爲伯林斯基所歡迎過的，也在紀念這位偉大的批評家的時候鞠躬致敬。可是在他底有名的回憶錄中，屠格涅夫卻抓住每一個機會去說明伯林斯基真的只是一個自學成功的人，而因此，就不懂得任何一種外國

語。於是，好像是出於偶然，屠格涅夫便隨處廣爲引用德、法、英、意原文，使讀者爲之目眩。而在這種廣徵博引中，也可窺見那種同樣的輕視的微笑來。

這一切到底爲何而來呢？

有過一個時候，跟伯林斯基的一次邂逅，卻使杜斯退也夫斯基生出一個震驚的印象。杜斯退也夫斯基「離開他驚喜欲狂」，而且自己整個人覺得在他底生活中「曾經有過一件莊嚴的大事，一個永遠的弱點」。「我激動地接受了他底教訓」，杜斯退也夫斯基回想起他第一次與伯林斯基的會見，這樣寫道。但重要的是，那弱點，卻並不如青年杜斯退也夫斯基所想的是「永遠的」。在七十年代，當「日記」中那些專門論述伯林斯基的篇幅在寫作中的時候，杜斯退也夫斯基已經是反動派底理論的支柱之一。從前的彼得拉雪夫斯基社社員，社會主義者和流放者，現在已經是一個阿諛逢迎的小人，跟亞歷山大二世底兒子們塞爾格和巴威爾作宗教的和道德的談話了。他底先生不再是伯林斯基而是波倍多諾斯扎夫。——跟他，杜斯退也夫斯基討論了卡拉馬淑夫兄弟底每一章節。

在這幾年中，杜斯退也夫斯基把他從前的先生寫成是可笑的和無足輕重的一流

人物。

而屠格涅夫，從遙遠的異邦跟俄國國內在伯林斯基底大旗之下興起的青年革命運動爭辯，在他底够了裏面向全國告白道：「彌羅底維納斯。實高於九十三年（按係指法國第三次革命的一七九三年——譯者）底理論」。岡察洛夫呢，既持重復小心，甚至第一次碰到「烈性的維沙里安」的時候就為這位批評家底革命的熱情所灼傷，而想起保持相當距離才是較為高明的辦法。「我害怕咧」，岡察洛夫關於第一次與伯林斯基的會見是這樣寫着的。

他們把伯林斯基評價為一個顯示出了他們底正身給他們看的天才底批評家，是

● 【譯註】彼得拉雪夫斯基社是一八四五年時的一個秘密集社，研究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傅里葉及蒲魯東與路易·白耶等人之學說，後為沙皇政府所破獲，社員均處徒刑或放逐，杜斯退也夫斯基亦被逮捕及放逐至西伯利亞。

● 【譯註】波倍多諾斯扎夫是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及尼古拉三世政府的實際首腦，反動派及「黑色百人團」的支持人。

● 【譯註】這是有名的希臘的雕塑，一八二〇年發現，現存巴黎羅佛宮博物館。